



聖道合語
坤





聖道合語下編

日本 信濃 冢田虎 學

異端第十一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攻木。攻金之攻也。書曰。允不攻于允。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皆訓治也。異之言與同相反。不異則同也。不同則異也。端猶緒也。方言曰。緒。秦楚或曰端。一端二端四端亦猶緒也。然則凡與我道不同其緒者。此之曰異端也。孔子又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此與今相發之語也。

蓋士農工商各有其道。而農與農同道。工與工同道。商與商同道。商與農工異端。工與商農異端。農與工商異端。而農工商賈中亦且有同異焉。木工與木工同焉。與金石之工異也。金工與金工同焉。與木石之工異也。石工與石工同焉。與金木之工異也。其他異同咸如是矣。故士君子與士君子同道。而與農工商賈異端也。而士君子之中亦且有同異焉。苟從聖人之訓。而同其志者。斯其道同者也。若違聖人之訓。而異其志者。斯其端異者也。若夫農忽於稼穡。而治販

鬻之事。商怠於販鬻。而治稼穡之事。工惰於斲削。而治農商之事。又且木工而攻金。金工而攻木。則是不專一於己業。以害於其事故。又誡之以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是故管子勿使四民雜處。士農工商各令道同者。羣萃而州處。以習慣於其事。則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則士君子之道。非農工商賈可得而謀焉。農工商賈之道。非士君子可得而謀焉。而爲士君子者。或忽怠於政治之道。而將攻農工商賈及衆技之異端。斯皆害於我道也已。書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唯君子欲專一於其道。故夙夜慮之。爲之用心堅固也。故孔子曰。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又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是以樊遲請學稼圃。則彈以爲小人也。夫推欲專一於其道之心。則復其思謀之。亦不出其職位也。故曰。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後世爲士君子者。不專一於政治之道。或將攻農工巫醫。及曲藝遊技之事。而害於其職位者。蓋不亦鮮矣。

孟子有言曰。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此雖遊技之小數也。不專一於其技。則不能得之。況於君子之大道乎。倘欲攻乎異端。而能無害焉邪。荀子亦有言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亦謂其用心之可一也。而說者多失異端之解。或與善道相對。以爲奇異之道。或以爲如諸子百家。楊墨佛老。此從後世謂之。則如諸子百家。楊墨佛老。亦皆與我道不同其緒。乃可謂之異端矣。然孔子之時。未有若異端也。且至乎

老子之教寧可以爲異端比之楊墨佛子乎。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而及其論禮則曰聞之老聃以徵之者傳記所載焉不亦多矣乎。然則比之楊墨佛子者我知其不可也。而後人徒取虛無恬澹以爲老子之道也。無乃誤老子之意乎。如彼大道廢而仁義起之言則孔子亦謂之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此家語及戴記所載焉其具文應卽見焉。今不遑論之。又或以爲古之方語而謂不用力於本而治末之意亦其臆說而已。或曰謂人之懷異心者此其牽強不容辯也。齊君魯君及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之不同子貢問之曰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在異端乎。孔子辯其所以異曰政之所欲豈同乎哉。此亦同異相照以謂異其端也。而或以此異端爲多端之謂也。豈有謂多爲異者乎。韓詩外傳曰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此異端與

殊類相對亦應以見焉道不同不相爲謀之語固與今之攻乎異端其義相發而自明白也而說者未思其相發焉至乎道不同之語亦皆作不通之解矣其辯具於余論語註及群疑考

丹商第十二

堯舜之世生民之屬莫不從服皆化其德而丹朱商均生爲其子而獨不能化焉說者或疑之荀子論朱與象曰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今

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以余思之荀卿之論未可以爲得焉蓋所謂堯舜之德所以爲化生民者以爲將使生民之屬皆堯舜乎是則不可然也然則所謂以爲化焉者非使愚必智使不肖必賢之謂也只邪化爲正汙化爲廉不善化爲善之謂也而汙邪之人雖化以爲正廉然未可謂之智者也不善之人雖化以爲善然未可謂之賢者也智愚賢不肖其氣質而爾氣質則雖聖人也未以爲易化也故堯舜之德所以爲化生民者非乃使生

民之屬能化其氣質也。雖禹、皋、陶、稷、契也，亦各才質之所異，乃不可皆爲堯舜也。如七十子從服于孔子，亦未能化其才質，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可_レ以見焉。而丹朱之於堯，商均之於舜，寔上古而無明徵也，則不能知其有所化否矣。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此雖曰之不肖，然未可以爲凶惡也。不肖之言，其德不似父祖之稱也已。且比之於舜、禹，則猶以爲不肖。若比之於凡人，則未可以爲不肖也。而後世學者，妄以丹朱、商均爲凶惡之人，斯何以知

之乎？書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如是，乃自舜禹視之，以謂之也。爾舜之濟，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厥刑于二女。禹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娶于塗山，以度土功。以此視丹朱，則雖以曰慢遊傲虐，朋淫也。若自凡人視之，乃所謂慢遊傲虐，朋淫亦當非如他人之所爲也。管子曰：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所謂教者，謂丹朱也。房玄齡註曰：教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

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
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然則管仲之時其所
傳猶此矣丹朱亦能爲德所化也虞書曰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此言丹朱在舜之朝而能處賓位與諸侯
助祭以德推讓明矣其爲德所化也而周語曰昔昭
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如此內史過
之言乃不經之甚最不可信也余故謂荀卿泥堯舜
不能教化之說以爲朱象之罪而謂之鬼瑣者亦未
可以爲得焉又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

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
姦子如此士亹之言亦對五王之德雖以謂之姦子
然丹朱旣有所化焉太甲亦克終允德至乎管蔡亦
其初不可必爲不善人也若其初必爲不善人也則
周公不當使之監于殷也斯以其初非敢不善而使
之監于殷則其叛周者斯必爲祿父所惑也然則雖
舜之子也當亦知有爲德所化也何以知之書曰負
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此其父瞽
瞍之頑猶爲其至德所化則亦終信順之況於其子

乎。以是觀之。堯舜之子。其質雖不肖也。猶能爲德所化矣。則皆不爲凶惡之人也。雖乃不爲凶惡之人也。然其質固不可亦爲聖賢也。則比之於舜禹。其質性相去遠矣。是以堯禪諸舜。舜禪諸禹。而其子皆不得繼而已。如王充曰。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者。皆論之不足也。又且雖唐虞之世也。爲天子者。親撫其子於膝下。而教育之者。乃不可有之也。將必有師保在焉。而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則當見鮮其人焉。是以堯舜之德。可能化不肖之子。亦止不使

之爲凶惡而已。其又有師保在焉。而以砥礪之以鹽梅之。乃使愚能智。使不肖能賢。亦將庶幾焉哉。而唐虞之時。既有典樂司徒之在焉。然是未專任於師保之職。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然是皆政治之官也。已未見更立三公也。從夏商以來。乃先選三公之任。以此能教育其爲君也。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召之於成王。皆能使之爲明君也。若夫無伊尹周召以師保之。則湯亦不能自教育太甲乎。武王亦不能自教育成王乎。以是謂之堯舜之德。雖能化不肖之子。

然不能使之賢明者乃不亦宜矣乎。然則後世爲人主者不可不必以選師保爲先務也。

三仁第十三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以孔子曰別之則首言非孔子之言是纂輯者將記此三仁之語而先示所謂三仁者爲此三子而并錄其行迹也爾而說者就此之行迹直欲解三仁之所以爲仁然皆固失仁之爲物則亦各其臆說也已何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

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此解不通也聖人所謂仁者愛人者苟有憎於人則不可得行仁也故曰仁者愛人耳斯非謂愛人卽仁也論語所載錄顏淵仲弓以下問仁者衆焉然孔子之對各因其人而異其方未必以愛爲仁唯對樊遲以愛人耳且如三子之行何處見愛人之事其意則在憂亂寧民然未成寧民之功去之爲之奴如何寧民之事哉朱氏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近世或曰三子皆忠君憂國不爲

身嫌故皆謂之仁。至誠而不僞，至正而不偏，皆有慈愛惻怛之心，而發此亦不異於朱氏。皆是聖教之所無焉。而以仁爲愛之理，心之德，斯固朱氏之家學，不容其論焉。又如以其忠君憂國爲仁，則何唯殷之三仁而已乎？如今尹子文之爲焉，聖人謂之以爲忠矣。然未以爲仁也。他或有問諸賢之仁，否？聖人未見其功，而許其仁者，則無焉矣。凡聖人目以爲仁，未嘗有取於慈愛惻怛之心者也。苟取於其心以爲之仁，乃召忽之死，于子糾，可謂出於惻怛之心矣。管仲不

死而相桓公，乃可謂失於惻怛也。而孔子謂管仲之功以爲如仁，謂召忽之死以爲匹夫之諒，何也？若以慈愛惻怛爲仁，宜莫如子產焉。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又曰：古之遺愛也。又曰：惠人也。又曰：於民爲惠主。然猶曰：愛而不能教也。則或以爲不仁也。傳曰：人謂子產不仁，然則取於慈愛惻怛以論仁者，無乃齟差於聖教乎？或曰：比干之死，必在微子去箕子爲奴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子之言，而先是微子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下之事耳。夫有安天

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此亦窮於其解。而設如斯。無根之說也。假令三子與有安天下之心。以諫爭之。然紂果不從其言。則終無安天下之功者也。若夫雖無安天下之功。使紂從其言。則足以安天下。豈唯殷之三子也乎。歷世以治安之事。諫其君者。不可枚

舉焉。皆是使其君從其言。則亦各足以安其國家也。雖足以安其國家之言也。其君終不聽用。而無其功者。寧可舉稱之仁也哉。如泄治之於衛侯。鮑牽之於齊君。雖以諫殺身。聖人之所以不取焉。及乎如子魚與子胥。雖乃曰之忠直也。未曾曰之仁也。只是何氏以下各固失仁之爲物。則皆其臆說而已。今將知三仁之所以爲仁也。宜原書傳以替之也。商書微子篇。箕子比干謂微子曰。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

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而箕子大師比干孤卿皆宗室大臣其義不可以去焉故言商今有災滅我起受其敗亡商如其滅亡我寧死于社稷而無所爲他之臣僕也又微子王子紂之庶兄其義不可與紂亡而絕世系可去以存宗祀也故言王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顛隳無祭主也惟各自靖安於其義之所當然或去或不去人人自以身獻於先王之宗廟社稷也凡所謂仁者蓄義以豐功者也今三子相謀而

去與不去焉皆蓄義以豐功於宗社者也夫箕子比干能使微子去焉故能爲三恪於周而永世不墜其宗祀矣豈亦不三子之功乎故稱之曰三仁也微子之命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微子雖受之命可謂實三子之功也矣又武成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此箕子爲囚奴者蓋亦以諫見罪而已而漢魏之說或謂箕子見比干諫而死佯狂而去者經傳所不見焉必是好事者爲之也泰誓曰囚奴正士孔

傳曰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亦可以見焉而箕子又能為武王陳洪範史記載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既言我罔為臣僕故武王亦遂其志也孔子又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以此等經傳觀之三子之行迹咸與義周旋而獻身於宗廟社稷也凡聖人所謂仁者皆以義為規矩也而後儒多不審於經術乃不問其義如何苟附會於己之所見則其目巧而已後世士君子事君者將臨大節

而或死或生或去或不去皆準乎殷之三仁而當以義之所在焉耳

泰伯第十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長子也次子仲雍次子季歷蓋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而季歷賢又生文王昌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焉太王遂欲立季歷以傳位昌而未有命大王疾太伯因與仲雍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於是季歷立

傳國至文王太伯遂有民衆而君于吳也。而此泰伯之三讓古今爲說者各不得其義。或曰泰伯以天下三讓王季其讓隱也。或曰三讓謂固遜也。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或曰三讓終遜也。此等說皆不可取焉。明言曰三以天下讓豈可無三之數乎。曰三省我身季文子三思南容三復白圭禮之三辭三讓三獻皆實有其數未見謂固終爲三者也。且諸侯長子去其國位而其季立斯遜讓之顯著者也。何以爲隱微焉。皆是不得至德之所以爲至德也。又或曰大王歿而

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說之不通耶。已爲長子而不主父喪赴之而不奔父喪身生于中夏而爲蠻俗可謂咸非禮非義也。讓者爲禮之實故曰禮讓寧稱非禮以爲讓哉。且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然則斷髮文身固非太伯之所爲也。仲雍效吳俗權時制宜所以辟災害也。而近世或取此說者何也。或曰大王病託采藥出生事之不以禮一讓也。大王薨

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葬之不以禮。三讓也。斷髮文
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祭之不以禮。三讓也。此
又甚於前說矣。不事生不主喪不與祭可謂不孝之
至矣。當仁不讓師豈以事父之道讓弟乎。後儒之孟
浪一何至于茲矣乎。或曰。太伯三讓之所爲季歷文
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此說亦不通矣。
既讓季歷則是當傳文王者其勢然也。斯不可更以
爲一讓也。且當時武王未生其讓豈蒙未生者乎。若
謂三人而王道成則是三人而一讓天下也。何得分

以爲三焉。是以謂之泰伯之三讓。古今爲說者各不
得其義也。皆是不思至德之所以爲至德也。今因以
按之。凡聖言稱至德者必不缺父子兄弟君臣之道
而能盡得之者也。孝經至德要道。大學至善表記至
道皆是孝弟之稱也已。能孝能友能忠推以達之天
下。乃所謂至德也。先王之所以爲明德者亦惟以此
也。假令有一益於天下之事苟不孝不友者不得稱
以爲至德也。所謂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亦其三分
天下有其二文武承繼以服事殷則是不缺父子君

臣之道故爾說者或以周之至德唯繫文王非也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豈外武王乎其解伊藤氏得之故舍父子兄弟君臣之道雖乃有美德焉未得稱以爲至矣而今泰伯之所以可謂至德者謂其三以天下讓也然則所謂三讓將必有稱至者在焉因夏發一意以作之解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曰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乃大王始割商者明白也矣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又晉士蔭勸太子申生可逃國曰爲吳太伯不

亦可乎此乃太伯不從父太王之志逃而適吳越者亦明白也矣由此觀之是時雖商道寢衰也然未及乎紂之昏亂天下猶商之天下也故泰伯之意不忍敢從父之志也其苟從父之志而割絕商則泰伯當有天下也而不爲之是以天下讓殷君一讓也然又不敢爭止父之志亦不敢助商而身逃於荊蠻若泰伯強爭止之乃大王不得翦商太伯逃之是以大王得遂其志是以天下讓父二讓也父歿而不返遜國位季歷使之繼父之志焉故王季能勤王家是以天

下讓弟三讓也是時雖天下未周之天下而泰伯若潤色於大王之志廼天下豈殷之天下哉而不自欲之則使欲者繼之此讓實繫一天下者也斯忠以讓君孝以讓父友以讓弟兼得君臣父子兄弟之道而終有益於天下故以此三讓稱以爲至德不亦宜乎然猶或將謂不養父疾不奔其喪無乃不孝乎曰此聖人所謂知權命者與若將從父之命則自敵乎殷斯不快于意雖然不從父之命而強逆其志亦不快于意將從之也則不忍翦殷矣將不從也則父志不

可止矣是故身遙去焉逃此二不快而遂其二義此所謂知權命者與而其之荊蠻以讓國位季歷乃民具所與知焉然是其讓實以天下讓君父與弟者而所以爲至德乃民無得而稱焉故孔子謂其三以天下讓以發其爲至德而已

夷齊第十五

子貢問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孔子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

伯夷叔齊之行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以仁者爲必信也。伯夷叔齊不餓死于首陽。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又以爲逸民。史記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今日夷齊之事。司馬遷之所傳。雖乃如此也。然經傳無所見焉。則其出處不詳也。但以孔子之數言而參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則其爲人也能避惡俗者也。然又不克。不忌。不忿。不怨。不念。舊惡。則其所避之惡俗。若有改之。乃不敢忿其舊能接之者也。又稱求仁而得仁。則其餓死于首陽。蓋亦殺身以成仁者也。又謂之逸民。則二子終不得其位者也。此則於孔子之言。應知者也。已而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又曰。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又屢稱伯夷惡惡之事。且以爲聖人也。此以孔子之數言。見之夷齊二子。其行全同。而每並稱之也。而孟子不取叔齊。而唯稱伯夷者。何也。至其以爲聖人也。則孔

子曰之賢人也亦以謂逸民乃其稱之不當也且孟子每並稱伯夷太公以謂與辟紂居海濱而歸文王然太公之於文王也則經傳所載焉事迹昭然而六韜所謂文王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爲師今六韜之書雖學者不信用之亦是古來相傳之說而爾如其曰居東海之濱乃無他所見焉因是察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亦違於孔子之夷齊並稱焉則未可信也而後世說者於夷齊之事多依孟子爲斷者我未知其是也然則其所以

餓死于首陽且求仁而得仁者其義如何曰此其詳不可得而知也孔安國則謂讓國遠去終餓死于首陽司馬遷則謂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孰是而孰非然司馬遷非聖門之流其作史記三代以上之事乃雜記傳會之妄說者不亦鮮也孔安國則聖人之子孫而其註論語今存於何晏集解者唯安國之說鮮可疑者矣然則學孔子者宜舍司馬遷而取孔安國也其非唯然而已夷齊實辟商之惡而歸周之德

乃何爲諫武王之伐焉。若以商周革命爲非也。則固不可辟商。亦不可歸周也。書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詩曰。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孔子曰。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此伐商之事。非一朝之故也。胚胎于太王發泄于武王。夷齊而不知之乎。何爲遽諫武王。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既受命。則首陽是誰之土也。此非蠻夷之地。是中夏之山也乎。子貢曰。非其

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故孔子道不行。則欲乘桴浮于海。又欲居于九夷。夷齊之廉寧不食其粟而處其土乎。以是觀之。彼諫伐之說。斯必司馬遷之妄也已。而至其謂兄弟遜國。斯於義可有之。則非當疑之事也。且子貢因衛君父子爭國。問二子之爲人。欲以覘孔子之意。則其有讓國之事。自應知也。然則孔安國曰。讓國遠去。終餓死于首陽。蓋是孔門相傳之說也。而孔門之教。以讓爲貴。如泰伯三讓是也。故孔子之數言。以其兄弟相讓而行迹不異焉。每

夷齊並稱也。又且謂夷齊之事則屢曰怨者何也。蓋聖賢之道志在治民而已。故必當處于世爲經濟之用也。而其不處于世或隱于深山荒野者以凡人視之乃似有怨乎世者矣。然君子知命是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怨天不尤人易曰不見是而無悶而夷齊之行雖兄弟以讓而去也然於治民之功也若乃無其顯然焉終餓死于首陽之下斯自凡人視之則以爲深怨乎世者也。而二子之心曾不以此爲怨反以爲求仁而得仁者斯凡人之

所以不知而唯孔子之所知焉。猶泰伯之三讓民無得而稱焉。唯孔子謂其爲至德也。然則其所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何也。曰二子之操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避不善者斯其求仁也。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而其兄弟相讓以至乎餓死者斯其得仁也。記曰一家讓一國興讓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縱叔齊受父命有兄而不讓則是不弟。縱伯夷爲兄有父命而不讓則是不孝。夷齊一相讓而民稱其德民稱其德而能達孝弟於天

下可謂仁莫大焉。且謂其有中子。而國人立之。則亦無墜宗社之憂。而終達其志矣。餓死亦何怨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謂若二子乎。子貢以此設問。而孔子之於衛。輒覘與不與如何者。固以其兄弟相讓。而況父子相爭也已。而孔子之意。謂縱至餓死。有其如夷齊。乃不敢怨焉。則天下果莫用孔子者。然不與如衛。輒者也。必矣。子貢悟之。故曰。夫子不爲也。後儒未發此義。各作規磨之說。皆是不篤於道也。

晏子第十六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又曰。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蹌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此史記之說。原出於墨翟虛誕。而司馬遷不深考其

事實猥屬之孔子世家者何爲其然也晏子寧頑
器也哉如何陳若妄言晏子之於孔子固非以相逆
者也彼皆墨子之虛誕也矣今明舉二三事以雪其
冤焉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
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此豈用爲
家臣以通乎景公哉又孔子見景公公悅焉請置粟
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
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
其不知丘亦甚矣此寧謂由晏子之沮以辭其田焉

哉又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
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
兄之悌弟也其人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
其師亦不賤矣又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
政以霸王諸侯晏子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
不肯聽也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羔愿
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
不厚則顏回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不善政之所
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

曰官未具也如此則晏子之於孔子固所以稱譽也何爲其毀沮之有焉又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又晏子使魯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與之論禮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曰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又曰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之

於晏子亦固所以稱譽也晏子苟嬰儒之人也則如何如此相稱譽焉但晏子太儉一狐裘三十年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孔子論其失於儉者乃適有之斯不唯晏子而已凡於當時賢者指示其所短焉以爲學者鑒誡斯所謂相觀而善之謂摩也又晏子父桓子卒晏子麤衰斬苴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夫如此則晏子非不欲崇喪

遂哀也。此皆左傳、論語、家語、孔叢子及晏子之書所記載焉。明著者也。晏子與孔子所以相善焉。其人之行迹未有以異於道也。但至晏子春秋外篇乃有頗可疑者。斯如劉向序文云。必是後世辯士之所爲。而亦爲墨子所眩者也。而司馬遷取於墨子。虛誕猥屬之孔子世家者。何爲其鹵莽也。且至乎墨子之妄矣。乃孔鮒詰之者。可謂明白也。其篇應以見焉。而朱熹氏取於史記。以爲論語序說。而言晏嬰不可公惑之。斯不唯謬於孔子。非亦冤於晏子乎。朱氏之徒動則

以史記爲徵。而疑左傳家語之屬。史記何等之書。而以爲徵乎。左傳家語何等之書。而以爲疑乎。夫史記者。其記秦漢之事。乃事實固當詳也。其自戰國以上。至乎五帝。乃據六經論語家語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及管晏等之書。又摭孟荀及楊墨申韓諸子之書。以錯綜纂述焉。則甚多疏略。亦頗有傳會。且其論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斯乃司馬遷之學。不篤信儒術也。而朱氏之徒動則以史記爲徵。而疑左傳家語之屬。譬之猶嫌田野嘉穀。而嗜困窮腐米。豈不過甚矣。

哉至乎如伊藤氏亦謂晏嬰之賢而不知孔子荀子之學而不知子思孟子斯其宿酒之未醒也故雖於夷齊之事既已謂之也今因晏子之事而復示學者以史記之宜有用舍也已我黨之學者苟欲知聖賢之大經乃溯洄於孟荀以上而不溯游於孟荀以下則庶幾乎無差跌矣哉

管仲第十七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說者或曰言其器量小也此不然也凡器之爲言君子不器汝器也曰何器也之

類皆喻所用之器物也今之語意非指管仲以爲器物之謂也謂其所用之器物也或曰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又曰管仲之相齊專尚霸術功利是務不能致主於王道此等之說皆非也各似不讀管子之書者矣且子路子貢疑管仲以謂非仁者與則孔子彈之謂其九合一匡之功以稱揚之寧可謂褊淺卑狹不濟用乎如此等之說皆爲孔子所呵者也且其謂

不能致主於王道者。其意將欲使管仲唯行王道於齊國乎。將欲使管仲以齊侯王天下乎。若將欲使之唯行王道於齊國也。則亦唯爲霸者而已。未可以爲王者也。若將欲使之以齊侯王天下也。斯司馬遷劉向之徒。雖與所共論焉。以余察之舉。以有失於義矣。司馬遷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劉向曰。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

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近世又有爲說者曰。孔子無尺土之有。亦異於湯與文武焉。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此全依附乎劉向而復倣乎孟子五百年必王者起之辯者也。然以余察之。劉向司馬遷之徒。雖與所共論焉。舉以有失於義矣。何者。若使孔子處管仲之地。乃將使齊侯王天下。以革天命焉乎。如然則齊侯如周王何。

哉天亦如周王何哉伊尹呂望之所以助湯武者乃當桀紂之時以兆民墜塗炭故皆使其聖主以王而能濟天下也然是亦非敢以湯武之德亦非敢以伊呂之力也以天補民懷也而當春秋之時雖周道衰微也然幽厲既沒而東遷之後天子未有天踈民背之惡也齊侯未有天補民懷之善也苟非由天命與民心而由何乎滅周王而王齊侯焉斯余之所以爲失於義矣而且聖人之意外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以此觀之若使孔子處管仲之地則

使其主匡翼東周之王而能中興文武之道焉乎杜元凱論春秋制作之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此實聖人之本意也爾然則所以爲器小者何也所謂器者謂其所用之道術也傳曰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記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是也而孔子之所以爲器用則德禮政刑而已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因此見之先德

禮而後政刑使民有恥且格乃可謂其器大者矣先
政刑而後德禮使民免而無恥乃可謂其器小者也
傳曰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而管仲之所以
相桓公在於專用政刑而不在於必用德禮其所以
制焉雖乃首牧民而以禮義廉恥爲四維然未能使
其君有禮義廉恥亦未能自行禮義廉恥則四維不
爲四維故雖有九合一匡之功然是不出於其德義
而皆出於其才則猶不能沒桓公之身至乎死而不
葬焉斯聖人之所以爲器小也雖然猶或謂之孔

子不言器小之所以小焉則未可爲定說也曰孔子
非不言焉或問之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不攝焉得儉又問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
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又曰管仲鏤簋而朱紱
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此僭上
而不儉則其人不尚德禮也應知也矣斯其言器小
之所以小也然則又何稱管仲以爲仁者也曰未有
直稱其人以爲仁者也仁者必以恭儉爲德奢而不

知禮何以稱仁者乎。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所謂如其仁者，言使桓公能成此功，乃如管仲之仁也。此論其功，則雖以曰如仁，然謂其爲人，則未可以爲仁者也。而說者以如其仁作誰如管仲之仁乎之解，皆強文義也。上無誰何字，下無乎哉字，文勢亦不可得如此讀焉。子貢又疑其非仁者，則亦稱其盛功以答之。子路又數管仲行事以疑其非仁者，則亦論其立功名曰：未可非

也。皆是稱其成功而不稱其爲人也。雖不稱其爲人，然至乎其成功，則春秋二百四十年未嘗有若管仲者也。但君子自無其功而不可毀，有其功者故抑子路子貢非論之而稱揚其功也已。孔子嘗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因此謂之則若管仲者，斯利仁之智者而與仁同功者與。雖與仁同功而未可曰之仁者也。惟自聖人見之，則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苟無其德，可稱焉，則

雖其功力可見焉。然民免而無恥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雖有管仲之才，苟無齊國之力，又安得成霸功乎？故有才力以制政刑，然不有德禮以固國家，則其器之所以爲小也。

湯武第十八

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此孟子之對簡而不盡言，則未能使人無疑。

焉。苟賊仁義者，謂之殘賊，而皆誅之，何止桀紂而已哉？桀紂之外，賊仁義之天子，歷代雖亦有之也。諸侯皆未得敢誅之也。其未得敢誅之者，天子雖殘賊也，諸侯雖仁義也。天子與諸侯，以乃有君臣之名也。是以後世學者，猶或惑於湯武之事，而又泥於司馬遷之附會。以湯武爲非聖人者有焉。鳴虓亦太甚矣哉。司馬遷作伯夷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此全好事之作說而

不一契合乎經傳以此爲伯夷傳亦司馬遷之妄也
矣其辯旣具於前篇然則彼惑於湯武之事者乃如
之何曰湯武之放伐何所惑之有焉蓋尊卑貴賤廢
興存亡無其常者固中夏開闢以來所同然也何獨
惑於湯武焉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
帝堯舜氏作以家語及太載禮見之黃帝與炎帝戰
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次顓頊次帝嚳次堯舜
也又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爲轉相承焉
又司馬遷作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

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
習用于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以與炎帝戰於
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諸侯尊軒轅爲天子
代神農氏是爲黃帝黃帝生二子其一曰玄囂其二
曰昌意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生子曰
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帝嚳生
二子一曰摯一曰放勳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
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司馬貞補三皇本紀
以庖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其他謂三皇五帝者異說

太多矣。然史記之屬不知皆本據何謂之。但及乎孔子定百篇之書而三墳五典泯逸則堯舜以前帝王之統紀無由得其明徵焉。斯其統紀雖乃無明徵焉。然以繫辭以降觀之中夏開闢以來至乎唐虞其王天下者未必以世系或以德傳焉或以戰取焉。廢興存亡無其常者固所以同然也。帝王世紀曰堯爲唐侯在位九年唐侯德盛諸侯歸之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雖此亦不足徵焉。然以太禹謨照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爲天下君此言因有其德以爲天所眷命而爲天下君則堯亦固非世嗣應知也矣。又舜禹之爲君也皆雖以德受帝禪然廢元子之丹朱商均以臣代君者亦唯非以天命與民心乎。然則何獨惑於湯武焉。商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帝王之統皆以天命與民心而未必以世系也。而天命民心與是無常則廢興存亡亦皆無常也。廢興存亡無常則爲君亦無常爲臣亦無常也能得爲君之道

則是天輔之。是民懷之。若喪爲君之道。則是天踈之。是民背之。及乎天輔民懷焉。則雖不爲君者。而天下君之。及乎天踈民背焉。則雖爲君者。而天下不君之。天下不君之。則安有君名焉。天下君之。則安無君名焉。商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周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此華夏夷狄歸之。而天下君之。則湯武安無君名焉。華夏夷狄去之。而天下不

君之。則桀紂安有君名焉。桀紂旣無君名矣。湯武旣有君名矣。以有君名。而討無君名。無君名者。則亡。有君名者。則興。廢興存亡。固無常矣。何獨惑於湯武焉。泰誓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無君名者。可以見矣。荀卿曰。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其論亦是也。商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此非慙於以諸侯放天子也。慙於其不以德而以伐也。

然是於其德非亦可慙焉。故仲虺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因此見之。武王之於紂亦一揆也已。又且上有如堯者。而下有如舜者。則天下順其上。而與屬其下。保合以傳天命。乾下乾上是也。上有如桀紂者。而下有如湯武者。則天下逆其上。而特歸其下。割絕以革天命。離下兌上是也。若使舜爲諸侯。而使桀紂處堯位。則固爲舜所放伐。三苗昏迷。反道敗德。舜命討之。其武事從而應知矣。若

使湯武爲側微。而使堯在桀紂位。則亦徵用湯武。湯武之德義。天輔民歸焉。其升聞從而應知矣。況中夏開闢以來。廢興存亡。皆無常矣。唯以天命與民心。而未必以世系乎。如我東方開闢以來。世系以御天下。復未嘗有天踈民背之上也。未嘗有天踈民背之上。則或有天親民懷之下在焉。然未嘗得革天命也。而我東方學者。或以我因循之情。論彼變革之迹者。譬之猶以方木。枘圓口也。

王與霸何也。曰：王之爲言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之稱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是也。霸之爲言把也，把持王者之政教之名也。傳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是也。王霸之別，亦可以見焉。而王霸之所以別焉，在時而不在道。時有道也，則天子能爲天下之王；時無道也，則諸侯或爲列國之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自諸侯出則名之以爲霸者，自天子出則稱之以

爲王者。雖王者也，雖霸者也，所出則禮樂征伐而已。及乎禹之道衰也，乃昆吾霸于夏；及乎湯之道衰也，乃大彭豷韋霸于商；及乎文武之道衰也，乃齊桓晉文霸于周五伯之霸也。皆勤而撫循諸侯以役事王，命惟以四王之道衰而時勢不得不然也。厲王流於彘，幽王爲太戎所殺，平王東遷而周室始微弱。於此時乎，齊桓晉文相繼帥諸侯以尊周室而攘夷狄，匡天下是以中國之人不爲被髮左衽矣。若當時無桓文之霸，則周室殆將滅絕矣。而又宋襄、秦穆、楚莊

代起霸于中國。從晉文定襄王而終乎春秋八王百五十年。猶能存周室也。而後復無能爲霸者。則周室蔑焉。而天下爲戰國。至於顯王之時。諸侯皆僭稱王。其及乎復無能爲霸者也。迺游說之徒興焉。唱仁義道德。以欲使當時諸侯成湯武之業者。則號之以爲王道。務法術功利。以欲使當時諸侯爲五伯之事者。則號之以爲霸道。然道豈有王霸之別乎。傳曰。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管子曰。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

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無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記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此所謂霸王者。皆謂霸與王也。然則霸與王。其所以爲道則同也矣。而秦漢以後。或至乎謂霸者以爲霸王。若曰。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斯古之所無也。經傳凡稱霸王者。皆謂霸與王也。惟王霸之所以別者。在時而不在道也。而從孟軻荀卿之說立焉。學者囂然設王霸之辯。將以尊王卑霸。然是不慮時勢也。當戰國時。天下瓜分。而縱橫之說起焉。無一王可

以歸焉。則孟軻荀卿之徒。欲使齊秦君成湯武之業。以定天下焉。於是乎專唱道德仁義。而排法術功利。職立王霸之說。以抗衡於當時。然湯武之業。寧一朝一夕之故也哉。縱使齊秦君。行仁義道德。夫焉能如桀紂之天下。歸於湯武。惟時勢之所不能也。孔子相魯。政化大行。齊人患其將霸。以女樂遺魯君。終敗其政。此君非其君也。則聖人猶不能爲焉。而況孟荀之徒乎。而推其排法術功利。以至乎卑五伯。五伯豈申商孫吳之類也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

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荀子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甚矣孟荀之誣焉乎。子路子貢疑管仲。則孔子殷稱其九合一匡之功。又齊景公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答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首拔五穀。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其稱之也如是矣。何爲其謂不稱五伯乎。五伯寧可卑焉乎。文武之道衰。而王室

不震也則諸侯有爲霸者焉乃時勢之所以然也以此謂之王霸之所以別焉在時而不在道也天下有道則制令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制令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則霸自天子出則王斯時勢之所以然也何爲尊王而卑霸但以聖人見之則如管仲之器專用政刑而不用德禮斯其所以爲小也已雖然專用政刑者非謂之霸專用德禮者非謂之王王者則雖專用政刑亦是王也霸者則雖專用德禮亦唯霸也政刑德禮皆先王之道也豈唯以德禮爲王道而以政

刑爲霸道乎孔子之相魯固先德禮而後政刑而魯將霸亦可以見焉道本無王霸之別也而後世學者謂道德仁義以爲王道謂法術功利以爲霸道而將必尊王而卑霸者皆出于戰國議論而聖人之所未嘗言也近世荻生氏者亦論王霸之辨謂其所以異者時與位耳其論又有可取者也

武備第二十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後世儒家者流乃不思文事中必有武備焉兵家者流

乃不慮武事中必有文備焉。各以爲文則文武則武而未必爲相備焉。迺是不察其本之由也。蓋天地之道乾健坤順陰陽剛柔固文武自備焉。傳曰天事武地事文。又且春夏和育之氣是其文也。秋冬肅殺之氣是其武也。而春夏和育之氣不備焉。則秋冬肅殺之氣迷錯焉。秋冬肅殺之氣不備焉。則春夏和育之氣愆伏焉。是故月令春夏則陳文教。秋冬則布武政。若失其時令。則殃災時至焉。斯天地之道文武自相備也。是以古昔帝王之道必則天地之健順而威德

相兼賞罰相設寬猛相濟也。所謂威卽武德。卽文賞卽文罰。卽武寬。卽文猛。卽武。虞書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此武以定禍亂。文以敷治安。堯德如是矣。又三苗弗率。舜命禹討之。斯舜禹之武也。啓與有扈戰。胤侯征羲和。斯夏啓仲康之武也。湯放桀。武王誅紂。其武不誼言焉。高宗伐鬼方。文王征昆夷。猷狁伐黎。與密之屬。周公征三監淮夷。成王自征奄。令魯侯伐徐夷。此皆帝王之道舉。所以爲大訓也。而王者之德以周爲盛也。周之所以爲盛。乃以文王之

文與武王之武也。書曰：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然則周之所以能保八百年之祚者，斯以文王之文謨與武王之武烈也。而文王雖之稱文，非亦曰未武也；武王雖之稱武，非亦曰未文也。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此文王之武也。又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此武王之文也。且二王之所以文武相備焉者，於經傳粲然，則不須具論也。但文王以文成武，王以武成，則以其功德所成而謚之也已。今夫兵家

之所以爲祖者，非太公乎？而太公是何人也？周之大師而二王之德，非亦依賴之乎？是以周之爲王，雖郁郁乎文盛也，然而世亦不遺武備焉。立政曰：其克詰爾戎，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康王之誥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此成康以下世亦不遺武備也。又洪範八政，八曰師。此天下大法固有簡練師也。在于周易，地中有水師，此出師之要也。他卦又多示用師之利不利，又雖昇平之世也，未嘗缺司馬軍政

是故子貢問政。孔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而後世儒家者流，乃不思文事中必有武備焉。或不解顏子之志，以爲當必鑄劍戟爲農器者，乃皆不知其備也。故當其論聖人用兵之道，則幾致溝壑而已。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左氏傳記此事曰：「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氏駁此傳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

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太甚矣哉！其泥於義也。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寧當哀公之時，魯之所以可能焉哉！當時五伯旣沒矣，王室滋衰，而諸侯無霸焉。雖上告天子，天子得制命乎？欲下告方伯，誰是爲方伯乎？欲率與國孰國與魯？唯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而可伐之，誠將當然之策也。如程氏者，徒泥於義而不慮時勢也。又且軍旅之事，雖聖人也，先度其力者，固其道也。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武

王_レ之討紂也。先度其力。而德而義也。若以_レ程氏見之。則謂武王之舉。亦以力。不以義乎。孔子雖既致仕。然猶三日齋。而請伐之者。其於重義乎。默而應知矣。其雖固重義也。然未謀事之成不。而可遽舉兵乎。胡氏亦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宋儒傲狠如何。至于茲焉。如此。乃可謂暴虎馮河也。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蓋用兵之術。雖德義則足矣。然臨乎其舉事。不計力之多寡。不察人之信偽。輕而

無備。乃所以取敗也。武王之討紂也。順天應人。而雖爲天下除害之義也。猶且卜諸侯之心。度力之強弱。巡師而誓者再三。然猶恐其不克焉。故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以此謂之孔子伐齊之舉。先度齊魯之力者。固用兵之術也。而其所以爲度力。乃非唯在人數之衆寡。而在人心之離合也。人心離乖。則雖衆也。力弱。人心合同。則雖寡也。力强。故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耳
不如仁人然則先度其力而後比其德義斯用兵之本統也而深帷幕之謀察變動之機次之若夫城壘之固卒伍之列兵革之備斯其末務也故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之三而以人和爲本者古昔戰法之要也因是謂之雖後世也或當論武事則可必先度人力之和與德義也而其和與德義是不卽文備乎而後世兵家者流乃不慮武事中必有文備焉儒家者流乃不思文事中必有武備焉苟無武備則文事不達無文備則武事不成文武必相備焉猶手足尤

右相濟也但處平常則主文而備武若臨危亂則主武而備文也夫士君子之志適有天命在焉而將爲世所用則亦爲卿相者也而古天子六軍六卿帥之諸侯三軍三卿帥之然則爲士君子者平常則宜爲卿相以主文事危亂則宜爲將帥以主武事也季孫氏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言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凡聖人之道必則於天地乃自堯舜

聖道合言
至孔子威德相兼賞罰相設寬猛相濟所以文武必
相備焉者舉如是矣余雖未審兵家之事然及乎且
久於聖人之道則亦知其文武必相備焉故聊辨其
武備而已若夫金鼓之進退旗旌之正奇行陣之疎
密攻伐之緩急亦尋春秋以來戰討之迹以鑒察其
利敗則應略知也矣然則爲士者平素宜爲
斯所以備亦爲戰時皆由古天千六軍六卿相之
久而辭文也夫士者子之志雖有天命在焉而欲
聖道合語下編終常限主文而辭也昔者謂武備主

大峯先生著

天明八年戊申上木

江都日本橋書肆

小林新兵衛發行

